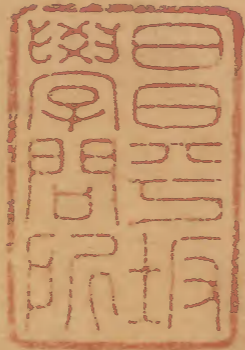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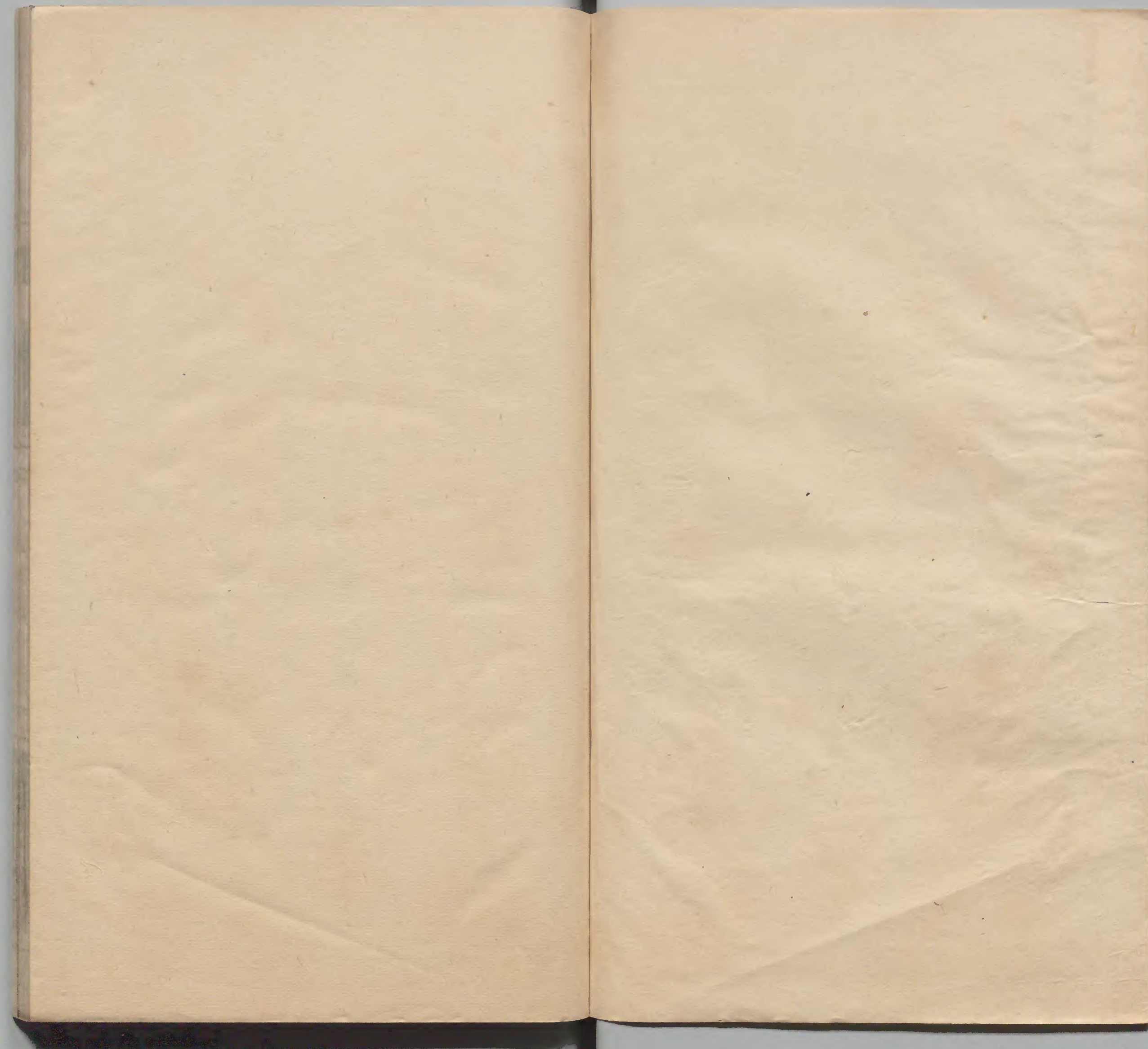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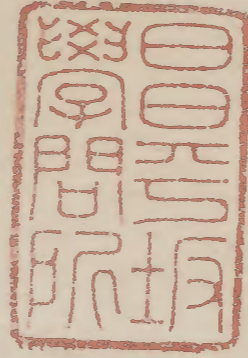
百十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12)
函號	別 14 1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九

人事部四十

應夢

淺草文庫

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
 我九齡帝六文王曰汝以何為夢矣武王曰西方有九國君王
 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
 與爾三焉九齡九十之祥也文王以憂勤損武王以安文王九
 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左傳僖公下曰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

謂已曰昇余賜汝孟諸之鹿又成公上曰鞍之戰晉韞厥夢
子與厥父謂已曰避左右故中御而後齊侯邴夏曰射御者君
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曰干車下射其右
斃于車中

又昭二曰鄭子產聘于晉晉有疾韞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
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入寢門其何厲也對曰
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
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祝
乎韞子祝夏郊晉侯有問也

又二昭曰鑄形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而行也甲壬子命將世

甲也明年壬寅余又將絞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
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

又昭四曰晉荀吾師滅陸渾韞宣子夢文公携荀吳而授之陸

渾宣子韞趙文公晉文
公荀吳神行穆子也故使穆子帥師敵俘於义欲以
應夢

又昭七日十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
而轉以歌轉轉姚
轉已且占諸史墨子曰吾夢如簡子夢適與日蝕之
會謂如在已故問也

對曰六年反此日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漢書曰孝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進有一黃頭郎推之上天願

見其衣後穿覺而之漸臺見郎鄧通衣後穿即夢中所見也因
而寵之

又曰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
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
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寤召見
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能明不然此高唐神靈
使教我公道遂為吾輔佑立拜千秋為鴻臚

又曰高玄成為丞相言孝文太后寢園宜如禮勿復修秦可後
歲餘上寢疾夢祖宗詣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為上召

問匡衡、欽復之衡深言不可

東觀漢記曰桓帝時張奐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兵印綬
登樓而歌占曰死生男復臨此郡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建安
中為武威太守前郡守那鄆商為猛所殺據郡友為韞遂所以
自知死乃登樓自燒而終

魏志曰武帝問周宣曰我昨夜夢有青氣自地屬天宣曰天下
當有貴女子死時帝已遣賜甄后璽書文帝復問周宣曰吾夢
磨錢文欲令滅而更明何也對曰此陛下家事太后不聽故更
明耳時治第植罪逼於太后也

晉書曰明帝時張茂夢得一大象占云象者大獸又者守也放
當為大郡然象以齒而見焚必為人害後為吳國內史沈充所
害又曰明帝大寧元年王敦謀逆帝而王導溫嶠等決計征之
敦屯於湖陰帝欲察其崇壘乃乘駿馬微行至湖陰敦方書寢
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又黃須鮮卑奴來何以不縛之又曰簡
文見讖云晉氏祚盡閭門及孝武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
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生東方始明因以名焉簡文後悟
為之泝涕

後魏書曰高祖遷洛謂任城王澄曰朕昨夜夢一老翁頭須皓

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
迎神爽早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紹以身衛主殞命御
側亦是晉之忠臣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又曰莊帝在藩任城王順夢一段黑雲從西北直來觸東南上
日月俱破復醫諸星天地晝闇俄而雲消霧解日出莊帝從閭
闔門入登大極殿呼萬歲者三有官咸加服朝既覺占之曰黑
雲氣之惡者北方之色必有北敵亂京師日君象月後象星百
官象以此言之京邑其當禍乎後如其夢

又曰盧元明為中書侍郎友人王由寓居潁川忽夢見由携酒

就之言別因賦詩贈乃竟元明憶其十字云自茲去後朝市不
復遊元明嘆曰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為亂兵所殺尋其曰乃
是發夢之夜

又曰酈範字世則范陽涿人範嘗夜夢陽毛拂蹀他日說之時
齊人有占夢者曰史進雲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
海岱必當重牧全齊祿再營求矣範答而笑曰吾將為卿必驗
此夢果如其言為青州刺史

又曰裴安之間居養志不出鉞邑曾行值天熱舍於樹下有鷲
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乃取直臥地徐視良久得蘇

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夢一丈夫冠甚偉着曲頰向安祖再拜安
祖恠而問之此人之感君前日見放米謝德問者異焉比齊書
曰張亮字孟德河西隄城人也拜太中大夫薛琡當夢於山上
掛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出
為幽州刺史

又曰蘇穎為涼州刺史前妻鄧氏亡後十年見日穎拜日新婦
今按處分高崇妻故來薛別穎見崇言之崇數日而卒

梁書曰吉士瞻少時夢得一積鹿皮而數之有十二頰又竟喜
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後仕進所莅者九又除二

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祿療進普通七十年卒於郡

梁後畧曰初賀革之往江陵也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革以情見之告之吾嘗夢主上徧謝諸子唯至湘東至所手脫帽以焉之此人後必當辟卿為行乎革曰願之遂往荊州

三國典略曰江陵平梁御史中丞沈炯遷長安太祖授儀同三司甚禮待之炯恐太祖愛其文才恒閉門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毀棄不令汜布嘗獨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奏訖其夜炯夢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間有人言甚不惜於卿幾日可至若一月內見闕出此恐

不復由我寤而異之當時以為恍忽十餘便有命放還遂與王克等得東歸

又曰陰子春嘗為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懷臨海神廟當座棟上直大蛇役夫下擒入於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人見若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欲憇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方知神念毀廟因辨牲醑立字祠之數日夢一朱衣人謝曰得君厚惠當以州相報經月餘魏軍欲襲胸山子春預知設摧破梁武以為南青州刺史陳書曰武帝初受禪之日其夜有會稽人傳史晉直省夢人自天而下著朱衣武冠尊從

數十手持板板上有字傳視之其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遂
凌而上旦白黃門侍郎孔宗範歎曰五事去矣其為子孫憂乎
自武帝以從并廢帝五主自求定初迄禎明末黃三十四年
晏子曰非太山之神也宋之先湯脩以長髯瓮而豐下偃身高
声伊黑短蓬頭而髯豐上允下倭身下声公曰然又曰景公曰
於梧夜猶早公坐夢睡有丈夫北面稱無罪公覺召晏子告所
夢公曰我其嘗殺無罪歟晏子對曰昔先君灵公田五丈夫駭
獸故并斷其頭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豈非耶命人掘其葬處
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嘉之命吏葬之

莊子曰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而窺阿門曰予自率之淵為清
江使河北之所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召占夢者占之占夢者
曰此神龜也君乃剝龜以七十鑽而無遺策

又曰匠石之齊至予曲轅曲轅曲道見樂社樹其大蔽千牛曰是不

村之木也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比予於文

木耶祖梨橘柚果菰之屬耶實熟則剝也剝也剝辱大技折小

枝世折也此以其能若生者也求予年所可用久矣乃令得

呂氏春秋曰尸儒季御三年而無得焉夜夢受秋駕於其郤往
時曰往朝其師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教也今日

將子以秋駕秋駕御法尸儒反走北面再拜曰昔臣夢受之先為師言所夢因受駕也

賈誼書曰文王晝臥夢人登樓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腐骨也速以人君夢我文王曰諾覓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夢之吏曰死無主請以大夫禮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背之也

桓譚新論曰揚子雲亦言成帝時上甘泉召使作賦子雲為之卒暴倦惡夢其五藏出在地以予內及覓大少氣病一歲卒王說曰王東亭嘗夢人以大筆與之管如掾子大既覓語之雲他

日當有大筆事少日烈宗晏駕襄策謚議王所作卒氏三秦記曰昆明池漢武停舡立之習戰也中有靈沼神池去堯時洛水訖停舡池通曰鹿濕人釣魚於此綸絕而去夢於漢武求去其釣明日帝戲於他大魚御索帝曰豈非昔持所夢也取而去其釣放之

博物志曰靈帝時遼西太守黃翹上言海邊有流屍露冠鋒衣感翹夢曰我伯夷弟孤竹君也求見掩截吏民有嗤者皆死虞翹別傳曰翹主易奏上曰臣都吏陳掩挑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喪布易六爻燒其三以飲臣乞尽吞之道士曰易在天

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如經

皇甫謐高士傳曰桓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召於東為老子立祠

三輔决録曰予以玄冬修夜思而未之得也忽得寢夢此黃髮之叟姓為玄明字曰子貞與寐言言必有中

夢中指言
寢敗之事

子授其

人子貞評之折微通理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因命操筆者書之謂之决録

襄陽耆舊記曰楚襄王與宋玉曰遊於雲夢之野使將宋玉賦高唐之事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崒乎直上忽而改容須臾之

間變化無窮玉問宋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昔先生遊於高唐急而書寐夢一婦人暖乎若雲煥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停詳而視之夢西施之形玉悅而問焉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佳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臺精魂依草寔為葢芝媚而服焉則隳夢斯所為巫山之女高堂之姬聞君遊於高唐願薦枕席玉因而幸之

漢武故事曰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羣臣亦夢於是祀高祖於明堂

列異傳曰吳選曹令史長沙劉卓得病夢一人以白越單衣與

之語曰汝着此衫汗即火燒便絮也竟果有衫在側後汗便火燒之

搜神記曰有周擘

功力感

噴

責音

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息臥夢天

宮過而衰之勅有以給與司命案錄藉此人相貧限不過此唯
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日喜曙竟言於是
所為軌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常往擘噴家備合有身月
滿當孕便遣出住車屋下產得兒生又往視問言當名汝兒作
何嫗曰今在車下夢天告之名為車子擘噴乃悟自是君曰棄
減車子長大富於周家

續搜神記曰承儉今見切明府急見救今便勅外內裝束往家
上日已向出天霧大霧對面不相見但聞家中凶破棺声有二
人墳上望但霧且不見人往今既至收得家內三人墳上二人
遂得逸走棺未壞令既使人將復之即其夜人夢儉云二人雖
往走民悉誌之一人面上有誌如蘆葉一人掾其前兩齒明折
府但案此尋覓自得也令從其言追捕皆擒獲

又曰宗淵字叔林南陽人晉太元中為尋陽太守有數十頭龜
付厨款曰旦以二頭作臛便着潘汁甕中養之其暮夢有十丈
夫並着烏布袴褶自及縛向宗淵叩頭若求哀明日病人率二

龜其暮復夢八人求哀如初淵方悟方令勿殺明夜還夢見昨
八人來跪謝恩於是驚寤明朝自入廬山放之遂不復食龜
又曰荊州刺史殷仲堪布衣時在丹徒忽夢見一人自說已是
會稽上虞人死亡浮喪飄江中明日當至君有濟物之仁豈能
見移着高燥處則思及枯骨殷明日與諸人共江上看果見一
棺逐水流下飄七至殷坐起今人牽取題如夢所即移着剛上
以酒飯其文夢此人來謝恩

又曰嘉興徐秦幼喪父母叔父隗養之其於所生隗病侍甚謹
一更中夢二人乘舡持箱上秦床頭發箱出簿書示曰汝叔應

死秦即於夢中下地叩頭良久曰汝縣有同姓名人不秦思得
語鬼云有張隗不姓徐此人云亦可強逼念汝能事叔父當為
汝受之遂不復異苑曰高平擅茂崇以義熙中喪亡其母沛郡
列氏曰書眠夢見崇手投團扇云崇年命未盡橫被災厲方求
書雅今以此扇奉別毋涕驚寤果於屏風門得扇上皆如蜘蛛
蛛網絡撫執悲慟

又曰海陵如皋縣東城村邊岸崩見古墓有方頭漆棺以朱題
云七百年隨水元熹二十年墜於縣嶽和蓋從潮漂沉輒泝不
還依本處村人朱護等異而啓之見老姥年可七十許皤頭著

桂占夢切

鬢髮皓白不殊生人叙髻衣服粲然若新送絡器物枕

屢悉存護乃齎酒醕施千楮側爾夜護婦夢見姥云向獲名貺感至無已但我墻屋毀發骸形既露今以直一千託為治護也置錢便去明竟果得即用改殮移于高阜焉

述異記曰陳留周氏婢名怪入山取糶忽見夢一女子曰吾目中有刺煩為拔之當有厚報此婢乃是朽棺髀草生服中便為拔草即於其處得一雌人金環

靈龜志曰濡湏口有一大船覆在水下時獲出見甕有漁人夜宿其傍以船繫之但着等笛結管之音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

此人奉驚竟即移船云傳曰是曹公載妓船覆于此于今存在智瓊傳曰弦超字義超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土女姓成字智瓊早喪父母天帝愍之遣今得下嫁如此三里旦竟寤欽想顯然來遊駕輶車從八婢自言我天帝玉女遂為夫婦贈二百餘言又著易七卷超皆能通其旨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

人事部四十一

凶夢

禮記檀弓曰夫子蚤作肩乎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
梁木其懷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
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夫子殆
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
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
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子疇昔之夜夢坐奠

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與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也曰而沒左傳成公上曰晉侯夢大彼髮及地搏膺而頭呼曰殺余孫不義一分思趙氏之先祖也余得請於帝矣懷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齊公覺召萊曰巫巫方如夢巫言思怨如公厥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公欲交使甸人獻交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又成公下曰晉楚將戰呂綺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

射恭王中目王召養田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

矢沒命言一發而中之

又成下曰初声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也或與已瓊

現瓊王現珠也食之泣而為瓊現盈其懷淚下化為珠玉滿懷從而歌而曰濟洹

之水贈我以瓊現歸乎瓊現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不

于狸臍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

而無傷也吉之至暮而卒繁多也傳識數占夢

又襄三曰齊侯伐我比鄙中行猷子將伐齊夢與厉公訟弗勝

厉子猷子所殺也公以戈繫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

之巫臯

更陽晉邑也在大原臯巫名也夢并見之

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

巫亦夢見公獻子與

詒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

又船二日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廋宗

成十六年避僑如乞雖奔齊瘦宗魯地

遇婦

人使私為養而宿焉適秦齊夢天壓已弗勝穆子顏而見之黑

而上樓深目而假咏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反魯所宿瘦宗

之婦人獻以雉

獻穆子也

問其姓

問有子不

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

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唯皆召其徒使視

之遂使監

監宮也傳言從夢未必吉

又哀上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張鐸

請待公孫疆許之

張鐸曹始祖也

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

聞公孫疆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由戈曹鄙人公孫疆

好戈獲自馮獻之且言田弋之說目訪政事大悅之寵使為司

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疆言霸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政

攻宋宋人伐夢晉人不救而曹亡

覓記曰始皇夢於灑神闔如人狀乃令人入海捕賣鉅魚其而

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遂並

音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又曰秦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人曰徑水為崇

二世乃齋望夷宮闔樂技之更立子嬰為王

又曰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而省卜之
兆絕而後好趙史授占曰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子
之咎至趙朔被殺下宮及趙武還故位

漢書曰昌邑王夢見毒蛇之矢積殿東西階王乃問龔遂對曰
詩云營之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階下察之王終不改
續漢書曰鄭玄夢孔子造日起令歲在辰未年歲在巳既悟以
識占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又曰周盤字伯堅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目今其二子曰吾日
者夢見光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既而辰難豈吾處
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病忽終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夢有人語之曰公子系十二為期奄語其
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

魏志曰劉艾字士載於艾當伐蜀夢山上而有流水以問孫唐
月護軍爰邵邵曰紫易卦山上水曰蹇七繇利西南不利東北
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地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
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又曰文帝問周宣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鴛鴦此何謂耶宣
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

刑言便占吉凶言未卒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蜀

蜀志曰魏延字文長義陽人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騏驎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刁不用也頭上用刁其凶甚矣延後果誅

又曰關羽初出軍圍樊夢猶齧其足語子平曰今年哀矣果尋被殺

晉書曰郭瑀燉煌人也符氏之末畧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預遣使招瑀瑀同郡索蝦應之穆後言絕欲誅蝦瑀諫不從旦以祈死也夢乘青龍上屋而止寤而歎曰飛龍在天今止于屋

屋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况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

又曰惠帝時陸機為長沙又征河間正果夜夢黑幕三重繞車機攀出不得明旦被殺其日大風拔木時人以為陸氏之寃又曰張華方晝臥忽夢見屋壞竟而恐之是夜雞作緝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

又曰偽趙石虎晝寢末宮夢羣羊從東北負魚而來鄴東北土高丈餘木斗滿其上寢乃問佛國澄曰不祥也固其則乎又曰温嶠為驃騎鎮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則去其下多怪嶠遂

燬屋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萬品其夜夢人謂嶠曰吳君幽明
道隔何意相照嶠惡之忽中風至鎮旬日而卒

又曰楊雄為春陽令舉兵拒王莽所擒初雄被執之日其夜夢
乘車桂肉其傍占曰夫肉必有筋个也車傍於个吾其戮乎尋
為王郭害之

續晉陽秋曰符堅之遣慕容垂侍中權翼諫不聽於是翼乃夜
松遣壯士要路而繫之垂是夜夢行路路窮碩見孔子路傍墓
傍墳有八竟而心要之召上夢者占之曰行路窮道尽也不可
行孔子名丘八以配立此兵字路必有狀兵深宜慎之於是垂

遂別路而進翼伏兵遂不前涼錄曰張駿十二年五月駿有疾
夢出遊不識其處見一玄龜向之張口而言更九日當有嘉問
遂經九日而卒

前趙錄曰刘曜末年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
拜履其跡大便令任義日三者歷運之極東為震王者之始次
也金為允物哀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舍之道也
為之拜若屈伏於人履跡而行慎不出疆兵必大起遠志三年
曜為石勒所擒前燕錄曰慕容暉夜夢石虎齧其臂竟遂痛惡
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使握之數其罪鞭其尸投之漳水洩

寤疾而死沈約宋書曰少帝凶暴日甚沈慶之猶言諫爭遣慶之從子攸之賣藥賜慶之死時八十初慶之夢有人以兩尺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慶之語人曰老子今年不免而是八十足也度無盈餘矣

後魏書曰元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者任城家熙夢中碩瞻任城第舍四面墻崩前遺堵焉熙惡之竟而告所親及熙之死果如所夢又曰崔浩構害李順基前已成夢秉火焚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

吾賊也以戈繫之悉投於河寤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焚入暴之極也且兆始惡者終殃積不善也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君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拔至後而族

三國典畧曰齊李鉉字宝昇教海南皮人也春夏務農秋冬入學經疏之多發自於鉉嬰疾在狀夜夢孔子忿其廣為疏例繫而捶之既寤之後其疏例焚尋而病愈

齊書曰武帝初登位夢金翅鳥下殿食小龍子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即位誅高武子孫並大明帝名焉故也

又曰武帝明時雍州刺史張敬兒朱貴夢所居村社樹欵高數十丈為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俄反伏誅

梁書曰武帝初沈約齊未建請廢廢和帝後夢和帝以刀斷其舌約大懼召巫言與夢同竟憂卒

唐書曰太宗時徐慶為征遼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慶在軍忽夢已化為羊為典所殺竟懼流汗至曉典判安慶問曰汝夜有夢否典云夢公為羊屠之由是慶不食羊則天時慶至司農少卿雍州司馬時已典人大理獄丞被慶被誣與內史令裴炎通謀應按英公徐敬業揚州反被執送大理忽見丞甲獄慶流

涕謂曰征遼之夢今當慶之反被戮竟是丞引之又曰社牧知命年得病自為墓志祭文又嘗夢告曰尔改名畢踰月奴自家來告曰炊將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夢書片紙曰皎白駒在被空谷寤而歎曰此遇隙也吾生於角昂畢於角為第宮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遷舍人未還於角足矣其年以疾終又曰帝温為宣歙觀察使明年瘍生於首謂愛聿張復魯曰予任校書郎時夢二黃衣人齎符來追及滙將渡一人續至曰被頃至大坳須万日遂不步而寤計今万日矣與公决矣明日卒又曰崔是與尚書右丞盧藏周同配流俱行滙謂藏用曰家弟

承恩或莫寬宥因遲留不速進行至荊州夢於講堂熙鏡鏡者
明象吾當為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申申退曰講堂者受
法之所敬者於文為立見今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溢於驛中
唐新語曰毋^{俱求}更^切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更夢着衣冠
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迴不見一人意甚惡之及卒僚
友送葬北邙山咸如所夢

呂氏春秋曰齊莊王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莊士從而叱之
咄其面惕然而寤然夜坐自不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年
六十而無所挫辱吾將索之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立乎

衢三日不得退而自殺植譚新諭曰博士弟子韓生連三夜有
惡夢以問人人教晨起廁中祝之三旦人告以為祝詛捕陷數
日死

玄晏春秋曰十二月乙丑夕夢至京師自廟出見騎甚衆以物
呈廟云誅大將軍夢爽寤以告梁析析曰君欲曹人之夢乎朝
無公孫疆予曰爽吾叔振之請苟失天機則矣何待於疆益部
耆舊記曰何衮常夢并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之
物然桑字四十下有八君壽恐不過此後果如直言管略別傳
曰輅見何尚書何日須連夢青蚬數十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

何也輅曰夫鼻者良也天中之中而蠅集之位峻者危輕豪者
亡後遂被誅搜神記曰吳時嘉興徐伯始病使道士呂石安神
座石有弟子戴本王思二人居在海監伯始迎之以取石畫卧
夢上天北斗門下見外鞍馬三尺云當以明日一迎石迎本思
石夢覺語本思如此死期至可急還與家別不卒事而去伯始
怪而留之曰懼不見家也間一人日三人同日死

續搜神記曰會稽謝奉與永嘉太守郭伯猶善謝忽夢夢郭與
人於浙江上爭蒲錢為水神所責隨水死已營理郭凶事既竟
便往郭許共園碁良久謝云鄉知吾來意不因說所夢郭文之

悵然云信與人爭如鄉所夢何期大的也須臾如廁便倒氣
絕謝斷理之如所夢

異苑曰符堅將欲南師也夢蔡生城內明日問婦曰若征軍
遠行出難為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問云江左不可平也
君無行必敗之應也堅不從卒敗

又曰陳郡殷靈均義熙中為桂陽太守夢人縛將去形神乖散
復有一人云且置在作衡揚當取之殷驚寤烟悵未初三年除
衡陽郡知宜難避不免尋寤而疾而亡

述異記曰陶繼之為秣陵令殺劫其中一人是大樂伎不為劫

而陶逼殺之將死曰我實不作劫遂見在殺若有鬼必自訴理
少時陶夢見此伎來云訴天得雪令來相取遂跳入陶中仍落
腹而倒俄而陶遂病死

又曰姚萇既殺苻堅與苻登相拒於隴東萇夜夢堅將天帝使
者勒兵馳入萇營以予刺萇營以予正中其陽萇驚寤陰腫病
明日遂死

又張駿有夢出遊觀不識其處甘泉涌出有一玄龜向駿張口
玄言曰更九日當有問好消息忽然而覺自書記之封在筒中
人不知也因寤寢疾經九日而死

幽明錄曰魏符帝猜忌晉宣帝子非曹氏純臣又嘗夢三疋馬
在一槽槽中共食憶尤憎之因召文明二帝告以所見並云防
理自多無為橫慮帝怒之後果害族移器悉如夢焉

又曰王丞相茂弘夢人欲以百萬錢買大兒長豫丞相甚惡之
潛為祈禱者備炭作屋得一窖錢料之百萬億火懼一皆截閉
俄而長豫亡

又曰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才美流譽桓
帝時嘉為曹掾赴洛淑歸寧于家晝臥流涕覆面婢惟問之云
適見嘉字自說往往律鄉亭病亡二客俱留一客守喪一客賣書

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如夢

集異記曰陽平宋董善解夢孫氏求宮聽得夢双鳳集其西拳以問董曰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卿當大凶非豈杖即削杖也後孫氏果遭母喪

又曰張天賜在涼州夢一線色狗形甚長後城東南欲斷張張狀上避匝乃墮地後符堅遣狗長往破張着綠地錦袍東南門入皆如夢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

人事部四十二

叙聖

左傳成公上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

又成公下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而不汗懲惡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又曰諸侯將見子藏於王而立之子藏辭曰聖達絕

聖人應天命不向常

禮次守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又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驕元則夏患生也

又襄公三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在邑將飲酒御叔魯御邑大夫

馬用聖人武仲多智特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

又照公二日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電可御手對曰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灾

又曰雖曰聖作則逸書作則也

又曰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人今其將在孔丘乎

又哀公曰下樂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凝故不卜也

禮記曰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又坊記曰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慚於上故亂益亡

又中庸曰夫婦之遇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宵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

焉

又曰舜其大孝也與得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終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毛詩七月曰狼咬周公也周公攝政遠期四國流言迨則王不知

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不失其聖者門流言不感王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固其道不太平復成致王之位

又鄧南少巧言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周易乾卦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都

又曰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又

蒙卦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又豫卦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又觀卦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又咸卦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又恒卦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又鼎卦曰聖人亨以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又繫辭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

以制器尚其象以筮卜者尚其占天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

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至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物

唯神也故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

之謂也

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是故天神

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鵞象見於聖人象之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場有四象所以示也

又曰天地之德曰生天人大宝曰位

又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
待風雨蓋此取諸大壯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之以書契
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史

又曰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仁之道曰仁與義

尚書僖訓曰敢有侮聖言送忠直時謂亂風

押侮聖人之言而行
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

又說命曰朕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具乃成人
有良臣乃成聖

又洪範曰厥作聖

於事无不
通謂之聖

又曰聖時風若

君能通理
時風慎之

又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惟聖人天念於善則為人
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狂為矣

又君陳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論語雍曰也子貢曰如有博於民而能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又述而曰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又曰子曰若聖與人則吾豈敢

孔子謙不敢
自稱名仁也

又曰宰曰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
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又孔子曰君子有三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
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又子貢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
乎

孝經非聖人者無法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百姓歸之

社里之居也鳴教
令行行教令則唯

人能則
行之也

大戴禮曰哀公問曰何爲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于天

道應變而不窮配于天地參于日月

又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

尚書考靈曜曰五百載聖紀符

五百法天地之數也王命長故
以爲五百載也符尚書也

又曰四千五百陸十歲精反初握命已起河出昌聖受思

鄭玄注曰聖謂堯也天握命人常起者河乃出圖堯舜而思之以

曆數也

尚書太傳曰聖人在位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無用之
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

又曰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則食之父能教之則誨之聖

五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爲之城郭以居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庠序以學之以教誨之爲例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爲以天下王此之謂也

韓書外傳曰舜生于諸馮迂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政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然得志而行乎中國如命命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賢其揆一也

又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比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譚而未朝周公辟曰吾子何以見賜也譚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

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

又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史記曰周西伯猶過太公於謂之陽與語太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適周周以與子耶是

又曰王子比干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竅信有諸乎又曰秦穆公謂內史廖曰吾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患將奈何

又曰唐丞相蔡澤曰吾聞聖不相殆先王乎

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

老子曰 聖弃智民利百倍

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陰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

又曰以德人謂之聖

又曰夫聖人鶉居而鷺

若候切

食鳴行而無章天下之道則與物皆

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閑

又曰聖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又曰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天盜不死起

文子曰聖人同死生過人亦同死生聖人同死生明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也

又曰聖人隨時而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雖節因循而變應常後不先

又曰聖人以仁義為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

列子曰龍叔謂之摯曰吾有疾子能也乎文摯即命龍叔皆明而立文摯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噫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通流一孔不達今聖智為病者或由此乎

又曰商太子見孔子曰丘聖者歟荅曰非聖者丘王聖者歟荅曰
三王善住智勇者聖則丘弗者曰五帝聖者歟荅曰五帝善仁任
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荅曰三皇善因時者聖則丘不智
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聖者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化而自
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又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蛇身人面牛首此非人之狀而有太
聖之德

尸子曰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園尺光盈天聖人之身小其所
燭遠矣聖人正已而四方治故曰天地之大府

慎子曰天有明而不憂人之闇地而財而不憂人之貧聖人有
德而不憂人之危

范子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

隨巢子曰大聖之行兼愛萬物踈而不絕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

孫卿子曰神周之謂聖人聖人者道管也天下之道管此矣

又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
利器也

商子曰聖人之制民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也

申子曰百世有聖人猶隨踵而生

韓子曰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此二人者聖人也然猶不能無
後身而進

孟子曰子夏子張子游聖人一體冉有伯牛閔子顏淵具體而
微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又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難爲水
遊於聖人門者難爲言

鶡冠子曰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
地之終

孔叢子曰懸子問子思吾聞同声者相求同智者相好子之先

君見子產則况事而世謂子產仁慶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通
事仁愛乎未喻其人之孰先也子思曰昔季孫問言游亦若
子之言也子游荅曰以子產之人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
膏雨康子曰子產鄭大夫拾玦珮婦女拾珠瑱巷哭三月琴瑟
不作夫子之死吾未之聞魯人之若是也子游曰夫浸水所及
也則生所不及則死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
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未者也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而難得而易失聖人守清

道而抱雌節

清和靜也
雌柔弱也

又曰聖人之道猶中衢樽也過者斟酌多少各得所宜

又曰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

又曰聖人若鏡不將下迎

又曰文王知而好問故聖

又曰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是故聖人蒙耻辱以于世主者

非貪位慕祿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神農憔悴堯懼舜

徵墨禹肝肱由此觀之憂勞百姓亦甚矣

又曰古者聖人勞形盡慮爲民與利除害焦天下之憂而手海

內之事聖人之憂民也如此則明矣

河圖曰黃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等三萬六千又賜絕二千

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九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

聖人加七百二十

呂氏春秋曰聖人之於事似緩

緩謂無爲急謂成功

似而速時也

又曰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弋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

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矣

家語曰所謂聖者得合天地得覩者不識其隣

又曰凡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所爲也必知

其利達於其患然後乃爲之

又曰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刳步而欲求及前人也

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有人身長一丈腹九尺踐龜蛇戴朱鳥

左手馮青龍右手馮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

獸言語識土木人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監若名曰聖俗曰聖人

一名哲俗曰一名先俗曰一名通俗曰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

令人神智北人尺下神聖也

六韜曰太公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財而天下治

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其猶赤子乎飢者食之寒者衣之育之長

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

揚方五經鈞沉曰聖人之生必資於陰陽之陽之理即聖人所尽且

尽陰陽之理則玄照之本自見此謂不求自知而理尽自照者也

揚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孔子聖者歟曰知之若之則

曷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可得聞乎曰用之至則弃其所習

逆其所從挫其所劣損其所能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用之

又風震風陵雨照後知廈屋之為幘椽也雪政世然後知聖人之

為也

又曰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弥明宿之

而弥壯

又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之言近如地

又曰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矣未得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下也其少變也

又曰聖人虎別其文炳也

如虎之別百歟炳之殊異

君子豹別其文蔚也

有蔚文章

次辨人理別其文萃也

萃然有未異於徠格

又曰或問聖人之表重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

論衡曰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膏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世無聖人

安得知天變動

風俗通曰聖者声也通也言其聞声知情通於天地調陽萬物苟悅申鑒學聖不至聖可以尽性

傅子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之表准正書曰聖人之治也若平地焉聾盲跛蹇皆能履之法立陵也非有逸足不能超也

又曰唯聖知聖唯賢信乎

蔣子萬機論曰聖不獨立知不獨治神武之主亦須佐輔

王衍論曰聖人天象妙体至當故不求有所示而物自新之姚信
士締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若春陽信
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

又曰神州何以專生聖人聖人曾不產於絕域乎推此論之明神
州者處乾之正鍾日月之精地形爽塏源流清暢其生民也長
短應數儀狀端正音聲得節性靜調良

圖墓書曰青鳥乃點皆聖人也記人生死所由

琴操曰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

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人匡人聞其言孔子既似陽虎

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今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辭弟子
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歎曰君子固窮乎子路聞孔之言悲
盛悼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鍾鼓孔子曰未令是欲聞名爲戮
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
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彊卜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
人瓦解而去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

